

青县李家营的红色记忆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海利

从青县县城向西南方向行驶10多公里，就来到了盘古镇李家营村。这里西邻黑龙港河，是个静谧偏僻的小村落。这里的村民勤勉朴实，生活安逸祥和。

然而80多年前，这片土地上却并不安宁——村庄地处3个据点之间，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制造了“李家营惨案”。但村民们并没有被恐吓吓倒，战火纷飞下，他们掩护八路军干部、组织动员群众、筹措物资、开展武装斗争……这个二百来户的村庄，军民同心，顽强地抵抗了日军侵略，成为青县地区坚强的抗日堡垒。



李天华讲述李家营的往事

一架珍贵的梯子

60岁的李天华世代生活在李家营村，他的家中珍藏着一件特殊的“宝贝”——一架宽约0.5米、高2米多，用杉木制作而成的梯子。梯子的顶端已经有些损坏，但这并不影响它背后承载的革命故事。

“战争年代，八路军战士在我们村曾用这架梯子在房顶躲避敌人的追捕、传递情报。青沧战役时，它又作为攻城工具被带上战场……”时至今日，李天华依然记得父亲讲述的关于这架梯子的故事，也忘不了父亲那句嘱托：“让更多的人了解梯子的故事。”

记忆的闸门被打开，关于这架梯子的秘密，也随着老人的讲述，渐渐清晰起来。

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时期，1943年左右，青县共产党组织遭到重创，八路军干部、时任二区区长刘敬修来到李家营村，秘密发展党员，传播红色思想。

当时，村里的百姓对日寇暴行深恶痛绝，一心想要把日军打跑。爱国热情激荡在村民的心中。

“有了这个思想基础，刘敬修在村里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，许多村民秘密加入共产党。他们村也成了附近有名的红色堡垒村，总有伤员被秘密送过来。”李天华说，村里的抗日热情高涨，战争年代曾涌现出很多抗日英烈。他的四伯就是在青县半截河战斗中牺牲的。

那时的李家营村，军民一条心，家家有地道，户户都相连，房屋鳞次栉比。因此，县大队提出，做一架梯子，方便战士们在房顶活动。

李天华的父亲李其芝因为入党早，思想觉悟比较高。听说要做梯子，他拿出了家里的农具耙和板凳。

“战争年代，物资匮乏，连木料都很缺乏。”李天华说。

就这样，在李家人的帮助下，一位会木工活的八路军战士制作了这架梯子，梯子上还留有耙上面的铁环。

白天，梯子立在墙上；到了晚上，八路军依靠它躲避敌人的追捕，传递情报……

李天华指着一片老房子说：“原来，房屋间的距离连两米都不到，八路军来

了，从梯子上房，顺着房屋走，能直接跑进村去。这种斗争方式叫‘高墙堡垒’，和地道战、青纱帐一样，都能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，梯子就是高墙堡垒的工具。俺们村可以说是下有地道，上也可以爬房顶。”

后来，解放青县的战役打响，这架梯子作为攻城的工具，被战士们带到了战场上。

李天华说，他的父亲李其芝当过很多年村干部，解放青县时，李其芝曾在村里组织了一支担架队，到战场上运送伤员。他还曾多次向城内的敌人喊话，宣传我党的政策。

说来也巧，就在青县解放后，李其芝在城墙附近又找到了这架梯子，将它抬回了家。从此以后，便像“宝贝”般珍藏起来。梯子背后的红色往事，也被李家一代代传诵下来。

李天华说：“父亲在世时，每年都要用桐油把梯子刷新一遍。梯子虽小，但故事可不少，它对于俺们家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”

惨案死伤近20人

行走在李家营村，一棵老树、一口老井、一栋老房子……总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在一处废旧的房屋前，李天华驻足许久。他说，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“李家营惨案”。

当时，李家营位于木门店、曹寺、盘古3个据点之间，日寇经常来村里“扫荡”。1942年5月后，敌人更加猖狂。在齐营、大盘古、北孙庄等地增设据点，修炮楼，加剧了对百姓的残害。

1942年6月17日拂晓，驻木门店的日伪军包围了李家营村，把全村百姓赶到一处空地上，并逼问百姓：“为什么不砍玉米、高粱？”大家沉默不语。见没有回应，日军头目恼羞成怒，举起军刀，把保长代金奎砍倒在血泊之中。

随后，日伪又把村里70多名男子赶到一户村民屋里，放起了毒瓦斯。顿时，刺鼻的毒气弥漫整个房间，人们赶紧捂住口鼻。几个伪军手持刺刀枪在门口守着，人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屋内咳嗽声不断，处境越来越危险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敌人以为屋里的人都不行了，才撤离了现场。眼见敌人走了，屋里几个人开始跳窗、砸门，中毒

轻的跳进了旁边的水坑里，重者直接昏倒在地……最终，这场惨案死伤近20人，村民们悲痛不已。

这段往事，被李其芝记录在党史资料中，也镌刻在李家营每个村民的心中。

为什么不砍玉米和高粱？李天华道出了原因：“成熟后的玉米、高粱是天然的‘青纱帐’，我们的八路军战士能够以此作为掩护，躲避敌人的子弹和追捕。”

他还讲述，当年，二区区长刘敬修来村里就是顺着村西黑龙港河堤过来的。

“刘敬修与村里联络有一个特殊的信号——河堤上一块三四十厘米高的老土坯。如果土坯立在河岸边，就说明有危险，不能进村；如果土坯倒放没立起来，就说明村里没有危险。”

这个联络人就是李其芝，那些年，他冒着危险，偷偷地跑到河堤上，给刘敬修传递信号。

村中故事如同电影情节

李天华说，战争年代，村里发生过很多故事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一部电影叫《冲破黎明前的黑暗》，影片里的很多情节令人浮想联翩，与村中往事十分相似。村民们甚至觉得，这部电影就是以李家营村的故事为原型拍摄的。

《冲破黎明前的黑暗》主要讲述了1942年5月，日寇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“扫荡”，八路军率领军民与之斗争的故事。在一次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时，八路军遭到敌人夹击。一位叫周志刚的排长受重伤，在寻找组织的途中被李大娘救下。李大娘与儿媳周霞对他细心照料，养好伤的周志刚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跟踪，给八路军造成损失。各村利用地道战和敌人展开斗争，让狂妄的敌人吃尽苦头。上级决定拔掉敌人在刘家营的据点，周志刚献计，智取刘家营。冀中军民齐心协力消灭了敌人密布的岗楼，恢复扩大了根据地，壮大武装力量，冲破了残酷的“黎明前的黑暗”。

这部上映于1956年的电影，后来曾连续几十年在乡间播放。在李家营村露天放映时，不仅广受欢迎，还引发村民热议：“这电影演的不就是咱们村的故事嘛。”

村民们的怀疑不无缘由。



曾立脚点的梯子被保留下来

李天华说，影片里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一个叫刘家营的村落，村里家家有地道，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八路军打击日寇。影片里有一段抢粮食的情节，目标就是刘家营、赵家营、李家营等，像这样周围几个村落都为“营”的，在全国也不多见。

“李家营村是历史上有名的‘十二联营’之一，据传当年是官方的聚兵之地。如今的李家营村附近依然有12个‘营’村围绕，分别是张家营、代家营、柳家营、齐家营、达子营等。”李天华说。

不仅如此，电影中，主人公公凤霞为传递情报，躲进了村旁一处庙宇里，而李家营村附近确实曾有一座庙，李天华查阅资料发现，这座庙就在村西南不远，叫广胜寺。

影片里讲述的大娘救治伤员的故事，李家营也曾有过真实事件，就发生在1942年。村中李宝龙的妻子段雨珍照顾伤员、掩护八路军，曾被传为佳话。

“我父亲在世时曾说，县大队的很多八路军战士都来过我家，其中就包括负责宣传的同志。从故事情节、地名等方面看，这部电影很有可能就是以李家营村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。”李天华说。

为了梳理李家营村的历史，李天华重新整理了家谱、搜集各方面的史料，他也搬出了那架珍贵的梯子，打算捐赠给相关部门。他希望，透过这个老物件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李家营村在革命岁月中的贡献，铭记历史。

沧州地盘上“铁房”百年不塌

李占武

半个多世纪前的沧州，有个村庄盖房从来不用烧砖，纯泥土堆成的房屋结实坚硬，能住上一二百年不坏不塌，它就是铁房村。

位于泊头市最西边的黄铁房村，最早立村是在汉朝，起初并不叫黄铁房，而是叫李家场。当年，东汉皇帝刘秀在村上避雨，赐封“铁房”，后来改成新村名黄铁房。

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和留存完好的李氏家族老坟，印证了皇帝赐名的说法：“黄铁房、大姓黄，起先不叫黄铁房，而是叫李家场。当年，东汉皇帝刘秀在村上避雨，赐封‘铁房’，后来改成新村名黄铁房。”

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和留存完好的李氏家族老坟，印证了皇帝赐名的说法：“黄铁房、大姓黄，起先不叫黄铁房，而是叫李家场。当年，东汉皇帝刘秀在村上避雨，赐封‘铁房’，后来改成新村名黄铁房。”

村民们还说，自从刘秀赐名“铁房”后，村上的房屋果然不再起碱，连厕所、牛棚等处也不冒碱了。之后黄铁房村盖房就不用烧砖打碱作基，也不用泥土脱坯砌垒，而是用最原始简单的硬泥堆房的方式建盖。先是把庄稼地里表土拉到扎实的宅基上，挑沟洒透后撒上湿麦秸合成硬泥切块垛成。垛墙时，师傅在上面负责接泥垛垒，下面的小工负责传递泥垛。房屋内的隔断墙、盘垒火炕、砌锅灶台等一系列附带零活，也都是用泥土坯建盖，然后再用掺和上麦秸的稀泥抹平。所有地方始终不用一块砖头。

用纯泥土堆成的厚墙房屋，经受两到三年的晾晒，墙体变得坚实硬硬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谁家孩子磕破了手指或蹭破肉皮，大人们随手抓上一把地表土捂在伤处，立马便会止疼隔夜去火消肿。甚至有人生了轻微的火疖子、红肿疮，用烧糊了的熟土敷在患处，不几天也会痊愈。

在年久破旧的泥土房内，多种小动物在此长年

千载光阴，岁月流逝，随着国家的富强和农村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，虽然黄铁房村名还是叫黄铁房，但与过去相比，村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，是净土无砖的茅土房，如今，富足起来的家家户户，早已翻盖成钢筋混凝土型纯砖房或二层别墅小楼。

而关于铁房子的历史传说，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，回味无穷。

“爱心礼包”暖童心 市慈善总会为困境儿童送温暖

本报讯（杨静然）在虎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，为关爱困境儿童健康成长，传递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关爱，1月19日至21日，沧州市慈善总会携手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、部分区县民政局、爱心人士、共同开展了关爱困境儿童“爱心礼包”新春送温暖活动，为我市60名困境儿童送去关怀和祝福。

在孟村回族自治县爱心人士、市慈善总会会长孙丽萍、孟村爱心人士会长田雨生及爱心人士一起，将爱心礼包发放到20个困境儿童的手中。孩子们穿上礼包内的御寒羽绒服，戴上帽子、手套，拿着学习用品，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。随后，孙丽萍和运河区民政局的相关

工作人员，冒着凛冽寒风，又走访慰问了辖区内10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。在丽景社区困境儿童小萌（化名）家中，孙丽萍为孩子穿上了御寒羽绒服。

1月21日，市慈善总会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来到沧县，先后看望慰问了20名困境儿童，将“爱心礼包”送到孩子们的手中。

此次新春送温暖活动，是沧州市慈善总会2021年99腾讯公益日“关爱困境儿童”募捐活动所募款项的具体落实，共发放价值2万余元的爱心礼包60个。通过慰问走访不仅为困境儿童送上物质的帮助，更重要的是为孩子们送上精神的鼓励，传递了社会各界的爱心，使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。

运河东岸几屯店 祖籍原来是江南

孙志强



从南往北，按前后顺序，取村名为第某屯，沿用至今。

这些屯原属山东省德县。1937年后为德县三区，分布在安陵以南的运河两岸，河东的中心乃桑园（此时桑园属德县）。在西街清真家庭餐馆胡同，原有一块刻有“山东济南府德州卫裕园镇第九屯”的碑碣，现移到第九屯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。

始建这些卫所屯时，兵源从哪来？其祖籍何地？经考察得知，他们都是沿运河从南向北而来，江南人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江西的，从在此地落户的军屯足以证明。

运河进入吴桥的第一站，便是第六屯。屯内大户刘氏，集中在屯东南角，也就是第六屯四村，简称“六四”，就是当年从江西赣州而来的，后来分到大第九屯一支，大地主刘启华就是这个家族。后来，第九屯刘氏中又有人去了桑园街上居住。所以讲，第六屯、第九屯、桑园街的刘氏，凡在“培（16世）、启（17世）、联（18世）、宗（19世）、宪（20世）、乃（21世）、以（22世）、绍（23世）、嘉（24世）、怀（25世）”字以内的都是一个宗系。

他们的祖坟在第六屯东，大桥的东南角，即第六引水渠以东，现在105国道路南这个地方。第六屯人烟旺，已到了24世，而第九屯16世仍有人在，第六屯、第九屯，九辈同世。

原来的第五屯，在现在的第五屯村南高岗上，也是来自江西的代氏、朱氏立的村。后来断了香火，留下的只有代家坟、朱家坟、官坟三块墓地。曾、闻两家人是从山西移民过来的，后又来了陈、赵、张、刘几姓。

大第八屯是徐氏、宁氏立的村，从景德镇而来，后来的其他姓氏大都是从山西洪洞、山东即墨迁来。第四屯同第八屯的情况一样，先是来自九江的宋、杨两家立村，其他姓后来从外地迁来。后来，宋氏一些人去大第九屯给刘家大地主当长工，成了佃户。清光绪年间，故取村名为宋家院。

这些军屯建立后，随之引来了家属和亲朋到桑园一带落户。西街孙红旗一家，就是从江西赣州府兴国县迁来的。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依运河建了茶馆、洗澡堂子，维持生计。桑园南街谢家，是明朝初期从江西迁

来的。

第四屯第三大姓吴氏，是苏杭一带人，当年在此落户，出了翰林吴华年。他1868年中进士，官授翰林院编修。1876-1884年，光绪帝正值6-14岁，受教于吴华年。后来吴家老二去了桑园东南角，建小吴庄（现小李庄），繁衍生息，英杰辈出，当世吴宪、吴胜利就是代表人物。

直到晚清，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军队都是江南人，他们沿河北上，讨伐满清王朝，失利后，南撤到连镇，结果被清军围困，遭到歼灭。入连镇前，就有一小部分人脱下戎装，混在洪家寨、戈家寨和温家寨，隐姓埋名，秘密留下来。

由此可见，从第六屯到八大寨，沿运河东岸的江南老乡还不少呢。

地杰人灵的地方，必出优秀人才。江西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：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解缙、文天祥、朱熹等。名胜有庐山、三清山、景德镇……

明朝开始，我们这一带就迁入江南人了，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交融。听人说，沿运河岸边的人聪明，其实，他们的祖先多是南方人，早就存有聪明的基因了。